

# 江啟明

## 用紙筆為香港留足跡

藝術是歷史文化的一面鏡子，本地資深藝術家江啟明花了幾十年時間，以一支鉛筆將香港的街道、建築、交通工具記錄在紙上。這些珍貴的圖畫不僅是當代藝術的剪影，更是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

今年他年過七十，但依然精神抖擻，最近他推出新書《香港·舊事重提》，又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畫展《蛻變與新生：江啟明筆下的香港百景》。筆者數年前和他有一面之緣，今天再看見他，問候幾句後，他便笑着說：「我是不是老了很多，不對，應該是年輕了很多。」不要看他「一把年紀」，他其實興趣幽默，很愛開玩笑。 文：盧比卡

江老師是香港土生土長的藝術家及美術教育家，50多年來醉心於繪畫創作。展覽會開幕當天，他的學生、畫友、朋友、粉絲等皆到場支持他，不少人更當場買他的新書，嚷着要他簽名。

### 把歷史用筆勾落紙上

江老師幾十年來與繪畫分不開，他用筆將香港的景、人、事勾勒於紙上，成為相片與文字以外，香港歷史的另一個載體。「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是本地第一代畫家，希望以香港人的眼光、風格畫出本土的特色。」江老師走遍香港，比誰都清楚這個地方的變遷。憑着敏銳的洞察力和廣闊的視野，明白「城市變化原是永恆，人寰轉變原是平常」的道理。在他筆下，香港是一塊眾生相畫板，一幅幅速寫掃描拼湊出一個個香港故事。

訪問江老師最大的得着是凡事不能看表面，要用心去感受事物當中的靈韻。他說話時眼神專注，但其實飽受病魔困擾，左眼失明，右眼也僅餘四成視力。「可能是上天罰我。」江老師笑容可掬、幽默地說。

江老師年少家貧，讀到中三便停學。他說讀初中時，有一天美術老師「的」了，他見教務主任，在一眾老師面前問他：「江啟明，你承不承認你是我的老師？」他鐵青着臉，連忙點頭說承認，老師即說：「好！這樣我就扣你一分，你本來拿一分的！」

自學成才的江老師未「正式」學過繪畫，雖然他在香港美專讀了一年，但以寫生自習為主，畫室就在街頭巷尾、樓梯口和渡輪上。為了生計，他教畫畫教了幾十年。他在93年開始全力投入創作，「之前有家庭負擔，要以教畫畫來維生。太太過世後，我才了無牽掛，開始到世界各地遊歷。」他當時已過60歲，卻與其他年輕人結伴到黃河源、白朗峰等地冒險，感受世界各地的文化及景色，追求「屬靈」的創作——了解世界文化、歷史遺蹟及中國人掛在口邊的「禪意」。

然而，2005年他右眼突然受細菌感染發炎，眼前漆黑一片。「我去東區醫院求醫，忽然聽到有人叫了一聲『江老師』，原來那個醫生是我的學生，我才安心下來。」經治療後，右眼只餘七成視力，為免被色彩刺激眼球，江老師只好停畫水彩畫，閒時以一支3B鉛筆畫素描。不過，上天似乎有意和他作對，一兩年前右眼再發炎，現時視力只有四成。「可能上帝覺得我畫夠了，要我收山。」

### 自學的畫畫方法

和江老師訪問的時間很愉快，因為他有說不完的話，從他個人的故事、香港歷史，到畫畫心得，都可以說上

半天。「孩提時代我已開始畫畫，經常蹲在街頭寫生，想當年中環的建築物不超過10層樓高，簡單的線條已足以表達樓宇的美感。」今天的江老師已滿頭白髮，他指現在樓宇高了、街道窄了，繪畫困難多了。「現在去中環寫生，一來人多擠迫，二來容易被車撞倒，要挨着牆壁、抬頭望向對面馬路的屋頂，整個畫面都變了形，唯有靠經驗，想像自己後退數十米，才可畫出正常的畫面。」

「當年街道沒有椅子等公共設施，寫生只能蹲在路邊，但蹲久了腳會震。」他指那時交通仍未發達，乘巴士往新界需要很長時間，加上家境貧窮只好留在市區寫生，因此早期的寫生作品甚少出現新界的景致。工具方面，只能選用平價的畫紙和畫筆，必要時只能以技術搭救。「西方寫生用很多不同深淺色的鉛筆，但我一支鉛筆走天涯，靠力度控制深淺色效果。」

數十年的寫生經驗為他打好基礎，70年代當藝術教育普及後，他便開班教授街道寫生。老師指西方寫生很注重線條和明暗效果，他便參考中國畫「留白」等表達手法，開創個人風格。

江老師指，要畫得一手好畫並非靠動力和腦力，還要學識廣博。「畫家是歷史文化的記錄者，以畫筆將過去演繹出來。」他將繪畫比喻成交響樂，「骨子裡有文學、音樂或心理學等知識，揮筆時便有如運用多種樂器，奏出不同的樂曲和調子。」

### 香港的那些年

對於古蹟保育，江老師也有其見解。「我反對後生仔說甚麼都要原址保留，香港地少人多，移山填海是必然的發展，是否保留應考慮藝術和代表性。」他指，當年愛丁堡廣場附近建滿具殖民地特色的樓宇，建築群一直延伸至舊匯豐銀行及堅道教堂。「它們是一個整體，其餘部分既然都沒有了，單單原址保留皇后碼頭又有甚麼意義？」

「香港島哪一條街不是填海得來的？荷李活道原本是海皮，經歷多次填海才擴展至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就是這樣發展出來的。」他表示，早年中區是洋人居住及政治中心，政府分別在東西邊設置金鐘和西營盤兵房，畫家不能隨便到那裡寫生。「後來放寬了規定，我去中區一座樓宇寫生，發現裡面有女子按着窗口鐵欄望着我傻笑，後來才發現那幢官方建築物成為了瘋人院。」



江啟明畫集《明刀明窗別冊》。

江啟明剛推出的新書《香港舊事重提》。



江啟明畫的雷生春。



江啟明的小介。



江啟明畫的宋王臺。

## 文化名人面對面

# 著名京劇演員 姜亦珊

姜亦珊自幼喜歡文藝，六歲起在瀋陽少年宮學習舞蹈基本功，十二歲考入瀋陽藝術學院京劇班，是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兒子梅葆玖的徒弟。去年十一月，她在北京京劇院獻禮——建黨九十周年「京劇名家紅色經典」大型演唱會上獻唱。

問：你曾說過是機緣讓你走入京劇，可否跟我們談一談？

姜：以往在學校，我因為天賦條件比較突出，故能考到前三名。從第一天喊嗓子起，我已經不是那種細細的聲音，反而是大吼的那一種，所以老師覺得我很適合當京劇行當裡的「青衣」。在戲校學習時，同學們都一起學習，並沒有分哪個行當，劇目、文武等通通也要學。等到十六年的基礎功學完後，我才分配到「青衣」這個行當，飾演的角色大多是大家閨秀和有身份的婦女。

問：如何可以確定一個人是否適合唱京劇？具備怎樣的天賦條件才較有利？

姜：首先是要熱愛京劇，無論是成人還

是小朋友，都要有熱愛京劇的細胞和感情。其次是外形，身材和外貌相對上符合當一個演員的要求。最後就是嗓子，在這方面，其實是可以靠後天訓練出來的，借助現代的科技、名師的指點和長時間的苦練，就可以練出一把好的嗓音。

練嗓子的過程特別辛苦，很多七、八十歲的老前輩都說，他們當年學戲，就好像《霸王別姬》戲中那樣，非常艱苦。其實如果想成功的話，真的要下苦功，要學習得好，就要耐得住寂寞，受得起社會上物質的引誘。不只是京劇，要學好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放棄、要取捨，要全心投入，才有回報。

以往在戲校，沒有甚麼課餘活動，每天早上五時半起床，起來之後就要去跑步。那時候的東北遼寧非常冷，經過一整夜，牆都結冰了。老師要我們在離牆一個拳頭的地方，喊「吶」和「啊」，然後唸對白，看到牆壁濕了，就可以回去休息。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我們都是經過長時間的苦練，才能在舞台上得到觀眾的認

同。另外，學好基本功也非常重要。我們在台上唱戲，要不用味高峰也能讓台下的觀眾清楚聽到對白。每個專業的京劇演員，都要有這個能力。以往京劇表演時只用京胡、二胡和月琴伴奏，所以就算不用味高峰，觀眾也可以聽得很清楚。但現在為了讓觀眾聽起來更悅耳，整個樂隊的陣容豐富了，加入很多滾樂，亦會使用擴音器。

問：現在有很多藝術表演都和戲劇爭奪觀眾，相比起來，京劇的舞台顯得有一點冷清和寂寞。京劇是中國的國粹，但它的受眾卻偏少，你覺得京劇應該走向大眾？還是繼續曲高和寡，只供部分人欣賞呢？

姜：京劇之所以稱為國粹，是因為它是中國獨有的。就好像我們去日本，一定要欣賞歌舞伎表演，因為那是日本獨有的。自從梅蘭芳把京劇這種國粹帶到世界以後，得到很多人認同。所以有人說，如果到北京不看一場京劇，就好像沒到過北京一樣。京劇是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我們需要好好保護它。但京劇現時

姜亦珊與兒子。



正面臨着一種尷尬的情況，社會和經濟環境和以往不同，想把京劇回復到以往那個鼎盛時期已不大可能。幸好現在還有一些忠實的戲迷，非常鍾情於京劇這種國粹。單單在北京，就已經有上百所規模不同的京劇表演場，幾乎每天都有活動。

有人說，人是要到了一定的年齡，才會喜歡京劇。作為一個京劇人，我覺得有需要好好分析一下這個問題。是因為京劇節奏較慢嗎？其實除了慢板，我們還有快板。說白一點，就是京劇需要進行現代化的改革。這種改革並不是要把經典的作品重新再寫，反而是根據現代人的需要，去演繹現代化的京劇。中國戲劇學院曾排練過一個名為《九尾玄狐》的兒童京劇，非常受觀眾歡迎。現在的小朋友都是家裡的寶貝，很多家長會因為他們喜歡京劇，家裡的爺爺、奶奶、叔叔、

姜亦珊的王昭君扮相。



阿姨都會跟着喜歡。所以我覺得改革京劇，一定要從小孩身上做起。這並不等於要把每個小學生訓練成京劇名家，而是要讓他們知道京劇的故事，學習京劇裡的精神——伸張正義、孝順父母。這一代的學生在京劇發展上其實都扮演着一個承先啟後的角色，任重道遠。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華夏之聲聯合播出之《文化名人面對面》。節目逢星期日午三時至四時在普通話台播放，港台網站(thk.hk)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